

論黨內鬥爭



劉少奇著



北京書店 分東安 行印店

213
7294

論黨內鬥爭

劉少奇著



東北書店 安東分店 印行

論黨內鬥爭

著者 劉

少

奇

發行 東北書店安東分店

印刷 東北書店安東分店印刷廠

經售 各地東北書店代銷處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翻版

論黨內鬭爭

劉少奇

(這是中共中委劉少奇於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在中共華中局黨校的演講，理論地又實際地解決了關於中共黨內鬥爭這個重大問題，爲每個民主進步人士所必讀。現當學習創模開展與深入的時期，特爲發表，以鑒讀者。)

一 引 言

同志們！

最近我們在黨內提出了加強黨員黨性鍛鍊的問題。聽說中央也通過了加強黨性鍛鍊的決定，不久我們就可以收到。爲了加強我們黨員的黨性鍛鍊，我們就要在黨內開展一些具體的思想鬥爭，來反對各種違反黨性的不良現象。但是我們應該怎樣來開展黨內的思想鬥爭就算正確，又怎樣開展就算不正確呢？這便是現在我所要講的問題。

大家知道，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一個領導廣大群眾戰鬥的黨。黨爲了要實現自己所負擔的歷史任務，便要 and 各種時期的革命的敵人鬥爭，便要 and 各種不同的革

2369

命的階層與階級聯合。黨從出生的那一天起，便沒有一刻鐘不是處在嚴重的戰鬥環境中。黨與無產階級是經常處在其他各種非無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甚至封建殘餘勢力的包圍之中。這些其他各種階級，便在同無產階級的鬭爭中，或在同無產階級的聯合中，經過黨與無產階級內部不穩定的成分，侵入到黨與無產階級的內心來，在思想意識上，在生活習慣上，在理論上，在行動上，經常影響黨與無產階級。這就是黨內各種錯誤的不良的傾向之來源，這就是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產生的社會根源，這也就是黨內鬥爭的來源。

黨內鬥爭是黨外階級鬥爭的反映。

我們的黨從出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只是同黨外的敵人進行鬥爭，並且也同黨內的各種敵人的及非無產階級的影響進行鬥爭。這兩種鬥爭是有區別的，但都是必要的，在階級實質上是共同的。如果我們黨不進行這後一種鬥爭，不經常在黨內進行反對各種不良傾向的鬥爭，不經常在黨內清除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克服「左」的右的機會主義，那末，這些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左」的右的機會主義就會在黨內發展，就要影響與支配我們的黨，就要使黨不能鞏固發展，就要使黨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就要危害黨，使黨腐敗下去。這些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左」的右的機會主義就可能腐蝕我們的黨或黨的某些部分，就可能使我們的黨或黨的某些部分起質的變化，變為非無

產階級的組織。比如，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就是因為這樣而被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所腐化，這是因為這樣而變成了資產階級式的政黨，成為資產階級主要的社會支柱，所以這種黨內鬥爭，是完全必要的，也不可避免的。所以那些企圖避免黨內鬥爭的想法，那些不願批評別人錯誤以便換得別人也不批評自己錯誤的想法，是完全不對的。

這種黨內鬥爭，主要的是思想鬥爭，它的內容是思想原則上的分歧與對抗。在黨內，由於同志間思想原則上的分歧與對抗，雖然可以發展到政治上的分歧，在某種情形下，甚至不可避免的發展到黨內組織上的分歧，但是它的實質，它的內容，基本上還是一種思想鬥爭。所以沒有思想原則分歧的黨內鬥爭，同志間沒有原則分歧的互相傾軋，就是一種無原則的鬥爭，無內容的鬥爭。這種無原則無內容的鬥爭，在黨內是完全不必要的，對黨是有害無益的，每一個黨員都應該切實避免的。

黨內鬥爭是保持黨的純潔與獨立，保證黨的行動經常在代表無產階級最高利益的路線上進行，保持黨之無產階級的實質所完全不可缺少的。爲了這個目的，黨內鬥爭還必須在兩方面來進行，必須是在兩條戰線上來進行。因爲敵人的思想是從兩方面來影響黨的，是從右面或者從「左」面來進攻黨的，是在黨內表現爲右傾機會主義或「左」傾機會主義的，因此，我們的黨內鬥爭，必須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同時又反對「左」傾機會主義。必須向這兩方面鬥爭，才能保持我黨的無產階級的一定的實質。如果不是這樣，

如果我們只進行單方面的鬥爭，如果我們疏忽對任何一方面的警戒與鬭爭，那敵人就可以，而且一定從我們疏忽的一方面來進攻黨，那也就不能保持黨的純潔與獨立，不能鞏固黨。所以黨是在不斷的黨內兩條戰線的鬥爭中鞏固與發展起來的。

斯大林同志說：

『只有爲擁護這一個或那一個原則而實行鬥爭，爲了確立這一個或那一個鬥爭目標來進行鬥爭，爲了選擇這一個或那一個達到此目標的鬥爭方式而鬥爭——只有這樣，才能征服這些矛盾。在日常政務問題上，在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是可以而且應該與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做一切妥協的。可是，假使這些問題是涉及到原則上的分歧，那末，任何妥協，任何的「中間」路線，都是無濟於事的。在原則性質的問題上，沒有而且不能有「中間」路線，不是這些原則應該成爲黨的工作基礎，便是那些原則應提在黨的工作基礎上。在原則問題上的「中間」路線，便是閉塞頭腦的「路線」，抹煞分歧的「路線」，黨在思想上腐化下去的「路線」，黨在思想上死亡下去的「路線」。「中間」路線的政策，不是我們的政策，是萎縮而且趨於腐化的政黨之政策。這一個政策不能不使黨成爲空洞的官僚主義的機關和木偶一般，起不了甚麼作用，而且脫離工人群眾。這個道路，決不是我們的道路。』

又說：『我們的黨是在征服黨內各種矛盾的過程中發展和鞏固起來的。』

這就是黨內鬥爭的必要性。

關於黨內鬥爭的這種必要性，關於黨內自由主義與調和主義之如何要不得，在列寧、斯大林的著作中說得很多，同志們可以去看，我在這裡不多說。我現在所要說的問題，是怎樣進行黨內鬥爭的問題。這個問題對於我們來說還是一個新的問題。現在大家來研究一下這個問題，是完全必要的。現在我不想全盤的來說明這個問題，而只是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經驗，就我個人所觀察到的，來提出我的意見。至於這些意見是否完全正確，還請同志們大家來討論。

二 中共產生的特殊條件與黨內鬥爭中的偏向

同志們！馬克思、恩格斯替世界無產階級做好了甚麼工作呢？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替無產階級在思想上理論上準備好了鞏固的完整與無缺的體系。不僅如此，他們還替無產階級建立了獨立的組織，領導了無產階級的群眾鬥爭，他們建立了第一國際，在以後又組織了第二國際及歐洲各國的社會民主黨和職工會。他們教育了並且指導了工人階級怎樣組織起來，怎樣進行鬥爭……。

在第二國際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時代），各國社會民主黨在工人中是進行了廣大的組織工作，廣泛的開展了組織工人階級的運動，在組織上是獲得很大的成功。

不過當時是在資本主義「和平」發展的時期，工人階級的組織也是在這種和平時期建立起來的，黨與工會之間的區別還不很明確。特別從馬克思、恩格斯一世以後，第二國際在考茨基輩領導之下，對黨內機會主義採取不可允許的調和路線，以致機會主義腐蝕了第二國際各國黨。這種黨與工會，一到帝國主義時代，一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就顯出它不能擔負無產階級在新時期中所應該擔負的革命的任務，以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就不能不走到破產與沒落。

列寧的時代與馬克思、恩格斯的時代不同，這是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快要死亡的時代，這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時代要求無產階級建立堅強的、戰鬥的政黨，建立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行動上完全鞏固和統一的，並和無產階級群眾有密切聯系的政黨，依靠這樣的黨，才能勝利的去進行極端嚴重的革命鬥爭。因此，列寧除在各方面恢復與發展了馬、恩的學說而外，還特別創立了一個完備的關於建設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學說。關於我們黨的建設的學說體系，基本上是列寧創立的。這個黨的建設的學說，是和指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戰略策略完全不可分離的。

列寧創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時期的條件是怎樣呢？

在當時，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大戰的迫近，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的迫近；而在另一方面，擁有廣大組織的第二國際下的各國社會民

主黨，還沒有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自覺，還不願意也不敢去準備無產階級的革命的進攻，因此，第二國際各國黨，在組織上也就是散漫的，派別分歧的，不能進行稍爲嚴重的戰鬥，因此也就完全不能適合當時無產階級的革命的要求。當時各國社會民主黨，不僅在理論上、政治上陷入了右傾機會主義的泥坑（如勞資合作的理論，資本主義可以和平發展到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可以經過議會鬥爭掌握政權，不必經過革命，因而不能建立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策略等等），而且在黨的組織問題上，也完全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第二國際各國黨及俄國的少數黨，主張黨的組織上的自由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的政黨降低到普通工人組織的水平，主張黨內不要嚴密的組織與嚴格的紀律，主張無原則的黨內和平，容許黨內的派別（具有不同思想和組織系統的派別）存在等，對於第二國際各國黨來說，黨的統一與紀律，黨內的自我批評與黨內鬥爭是不可理解的，是完全不需要的。這便是第二國際各國黨在組織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一些主要的具體表現。

在當時，還有俄國的經濟主義派，歐洲（如法國）的工團主義派等，他們主張工人階級不要有政黨的組織，拒絕組織工人階級的政黨，「或把工人階級的政黨附屬在工會之下」，主張「工會獨立」，否認黨對於工會的領導作用……。

在當時，一方面，無產階級革命的戰鬥任務擺在面前，要求有一個堅強的戰鬥的黨

去領導廣大群眾，執行這個任務；另一方面，擁有數百萬黨員和工會會員的第二國際各國黨又是那樣的不成，那樣的不能戰鬥，而且有組織上的各種機會主義思想支持着這種組織上的落後與散漫。這便是列寧建設布爾塞維克黨的時期之具體的重要條件。

列寧在上述這種條件下，爲了建設一個能够勝任的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的政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統一與鞏固的政黨，就不能不集中力量反對第二國際各國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機會主義，尤其不能不反對他們在黨的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列寧的布爾塞維克黨最初與孟塞維克的分歧，就是在組織問題上——入黨條件問題上的分歧。列寧的布爾塞維克黨的建設的學說，是在反對第二國際各國黨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創立起來的，是在反對經濟主義派、工團主義派不要工人政黨的理論的鬥爭中創立起來的。所以在列寧的黨的建設的學說上，就充滿了反對各種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充滿了反對自由主義與調合主義的理論，反對把無產階級政黨降低到普通工人組織水平的理論，反對黨內的無原則的和平，反對黨內的派別組織與派別活動等。列寧並在反對這些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確定了：黨是無產階級中最覺悟、最勇敢、最進步的分子組織起來的最先進的部隊，最有組織的部隊，最有紀律的部隊，而且是無產階級組織最高形式。——因爲無產階級不僅有黨的組織，而且有職工會、合作社、文化教育團體以至政府、軍隊等等的組織，然而黨是無產階級這一切組織

中的最高形式，在政治上能够指導其他一切的組織。因此，列寧就把黨和其他工人階級的組織明確的區別開來了。列寧並且確定了黨的組織原則則是民主集中制，黨有統一的鐵的紀律。這些黨的組織原則，是列寧在反對第二國際各國黨在組織上的機會主義的鬥爭中建立起來的。這些，就是列寧關於黨的建設學說之主要內容。

列寧主要是在反對黨的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鬥爭中來建設黨的，而主要不是在反對黨的組織上的「左」傾機會主義鬥爭中來建設黨，這種情況，在十月革命以前，確是如此。當時黨的組織上的「左」傾機會主義還沒有發生，或者還沒有發展成爲系統的機會主義，所以在列寧關於黨的建設的學說中，充滿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即是充滿了反對不要嚴格的組織與紀律，反對無原則的黨內和平，反對不要黨內的思想鬥爭及害怕自我批評，反對黨內的自由主義、調和主義，反對工會獨立主義等。這是由於列寧建設黨的時期之具體條件中產生的。

但是，如果我們說到中國共產黨的建設的具體條件，那就和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前那時候的條件完全不相同。

第一，中國黨的建設是在十月革命以後，是在俄國布爾塞維克已經取得勝利，有了活的榜樣以後，所以一開始就是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之下，照着列寧的原則去進行建設的。

第二，中國黨從開始到現在，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沒有受到歐洲社會民主黨第二國際的影響。

第三，中國沒有歐洲那樣的資本主義「和平」發展的時期，容許工人階級和平的議會鬥爭，也沒有歐洲那樣的工人貴族階層。

第四，在中國黨內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成份佔着相當大的比重，並有若干游民成份，這是中國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的基礎。

由於前面四個條件，就使我們中國黨的建設，一開始在主觀上就是按照列寧的原則和道路進行的。布爾什維克黨的一些組織原則，在我們多數的黨員中都能背誦出來。而社會民主黨的那些傳統與習慣，在我們黨內是沒有的。因此，就使我們走了許多直路。我們的黨從最初組織起就有自我批評和思想鬥爭，就確定了民主集中制，就有嚴格的組織與紀律，就不允許派別的存在，就嚴厲的反對了自由主義、工會獨立主義、經濟主義等，因此在我們黨內公開提出系統的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是還沒有的。認為不要自我批評，不要黨內鬥爭，不要嚴格的組織與紀律，不要工人政黨及工會獨立等等主張，在黨內是不能公開發展的。雖則我們黨內的思想鬥爭是還有不夠的地方，但那還是由於理論水平的低下，不能看出原則上的分歧，或者是被黨內個別負責人採用非常辦法壓制自我批評的結果，而不是由於黨內有甚麼系統的反對黨內鬥爭的理論。

但是建立我們中國黨的時期的這些特殊條件與特殊情況，是發生兩方面的影響的：一方面是好的，使我們一開始就建立了一個列寧式的中國共產黨，在主觀上嚴格的遵循着列寧的原則，這個黨一開始就有嚴格的自我批評與黨內鬥爭伴隨着，因此使我黨進步得很快，這是推動我黨進步的一種原動力。但是另一方面，又使我們的同志常常走到另一個極端，犯了另一個錯誤，就常常使我們黨內的鬥爭進行得過火，鬥爭得太厲害，毫無限制的鬥下去，走到了另一個偏向，「左」傾的偏向……………。

許多同志是機械的錯誤了解列寧的原則，把列寧的原則絕對化。他們認為：黨在組織上的高度集中，就否定了黨內的民主；黨內鬥爭的必要，就否定了黨內和平；黨為無產階級組織之最高形式——在政治上領導其他一切無產階級的群眾組織，就否定了工會及其他工人的與勞苦群眾的組織之獨立性；統一的鐵的紀律，就消滅了黨員個人的個性及黨員的自動性與創造性……………。

許多同志是死記着列寧的原則，認為黨內鬥爭是必要的，自由主義、調和主義是要不得的。但他們是機械的死板的運用這些原則，他們以為在黨內不論在甚麼時候，不論在甚麼情況之下，不論在甚麼問題上，都應該而且必須進行不妥協的鬥爭，而且是鬥爭得愈兇愈好。黨內鬥爭的方式，黨內批評的方式，愈激烈愈尖刻就愈好。同志間在黨內的對抗：愈尖銳就愈好。不然，就會要犯自由主義、調和主義的錯誤。爲了要證明自己

沒有自由主義與調和主義，並證明自己是一個「十足的布爾什維克」起見，他們就離開時間空間的具體條件，在黨內進行無原則的鬥爭，於是，這些人也就成為黨內鬥爭中沒有立場的「打手」，無原則的「鬥爭家」，嗜好鬥爭的「鬪毆家」，爲鬥爭而鬥爭。這是無產階級隊伍中的醜事，這當然不能證明他們是「十足的布爾什維克」，而只能證明他們對於布爾什維克的侮辱，並把布爾什維克的名詞和形式在黨內進行投機。

許多同志不了解：黨內鬪爭是原則的鬥爭，是爲擁護這一個或那一個原則而實行鬥爭，爲確立這一個或那一個鬥爭目標來進行鬥爭，爲選擇這一個或那一個達此目標的鬥爭方式而鬥爭。他們不懂得：在日常政務問題上，在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是可以而且應該與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做一切妥協的。他們不懂得與不了解，在原則性的問題上，在確立鬥爭目標的問題上，在選擇達此目標的鬥爭方式的問題上，是應該和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進行不調和的鬥爭的；而在日常政務問題上，在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只要這些問題不涉及原則上的分歧，就不應該和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實行不調和的鬥爭，而應該做一切的妥協。這些正是列寧、斯大林的黨所固有的作風，但是沒有被我們許多同志學到。他們在這些應作一切妥協的問題上，也實行不妥協的鬥爭，於是他們就沒有不對抗的問題，沒有不對抗的時候，沒有不對抗的人。一切與他們不同的地方，他們都要實行對抗，強使其絕對的相同。他們是一切都不妥協，絕對不妥協。他們

把一切的矛盾都看成對抗，對抗是一切，這就是他們的絕對主義。

許多同志不了解：甚麼是原則，甚麼是屬於原則的問題，甚麼是黨的戰略計劃與策略路線，並抓住這些原則問題、這些關於戰略計劃與策略路線問題上的分歧，來進行鬥爭。他們的理論水平與政治經驗，還是格外的低下，他們還抓不到這些關係重大的問題，並爲了這些問題來進行爭論，然而他們又死死記得在黨內是要鬥爭的，不鬥爭是不對的。他們雖抓不到這些重大問題，不能從原則上去提出問題，可是他們還是要鬥爭的。於是他們就只能抓住個別的現象，個別的問題，與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來實行無內容、無原則的鬥爭與爭論了，並因此而造成同志間的不團結，互相對抗，及組織上的分歧。這種黨內鬥爭中的惡劣現象，在我們黨內是存在的。

上述這些，是中國黨內鬥爭中的一種偏向，是中國黨內特別嚴重的（在外國黨內雖然也有）一種偏向，是黨內鬥爭進行得過火、進行得毫無限制，走到另一個極端——（定）黨內鬥爭中的「左」傾機會主義，黨的組織上的「左」傾機會主義（否定黨內民主，否原則上一致的黨內和平，否定工會及其他群眾組織的相對的獨立性，否定黨員的個性及其自動性、創造性等）。這是由於中國黨的特殊環境與特殊條件產生的。

在這裡，還要說到列寧在十月革命後反對「左」傾機會主義的原則鬥爭沒有被中國黨的許多同志所注意這一種事實。十月革命後，俄國黨內產生了「左」派共產主義的一

派，他們反對布列斯特和約，在以後又有關於工會問題的爭論，十月革命以前，在布爾什維克內部雖也有過以「左」的面目出現的召回派一派，但不久即被克服，不如布列斯特和約時期「左」派共產主義的嚴重。俄國這一「左」派不久也被列寧克服了。但在西歐各國又產生了「左」派共產主義，他們提出「不做任何妥協」的口號，反對參加國會，反對合法鬥爭，反對與社會民主黨左翼進行必要的聯合。在這種情形下，列寧就在一九二〇年四月間寫了「共產主義左派的幼稚病」一書，以糾正這種傾向，因為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從前不相信無產階級可以爭取政權的，現在有了活的事實，給了右傾機會主義以致命的打擊，就在這種情形下產生了「左」傾機會主義，以為革命可以不經過任何迂迴道路，一個早晨就可以勝利。這種情緒中國黨內正是發生過，在某些時期內並且佔了統治的地位。犯這種錯誤的人們完全不注意列寧論左派幼稚病一書的重要性，在政治上反對迂迴，反對等待，提倡少數先鋒隊可以不顧廣大群眾還沒有跟得上來的事實，就實行冒險的進攻，反而罵其他的人為「右傾機會主義」。一切組織上右傾或「左」傾的機會主義，都是從政治上的右傾或「左」傾而來的。中國黨內既在某些時期犯過政治上右傾或「左」傾的錯誤，於是也就在組織上犯了這種錯誤。而特別是在內戰時期犯過冒險的「左」傾錯誤，於是在組織上的過火的黨內鬥爭就產生了。

因此，在中國黨內鬥爭問題上，如果可以這樣來分的話，那末就存在着以下三種偏